

景德傳燈錄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四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一世一人錫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

第二世二十一人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法嗣二十一人一十三人見錄

荊州天皇寺道悟禪師

京兆尸利禪師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潭州大川和尚

汾州石樓和尚

鳳翔法門寺佛陀和尚

潭州華林和尚

潮州大顛和尚

潭州長髭曠禪師

水空和尚

寶通禪師

海陵

大禪師

渚

衡州

商州商嶺和尚
尚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世二十三人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七人五人見錄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

丹霞山義安禪師

吉州性空禪師

本童和尚

米倉和尚揚州六合大隱禪師已上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藥山惟儼和尚法嗣十人六人見錄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

宣州禪樹慧省禪師

藥山高沙彌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

鄂州涇源山光虛禪師藥山夔禪師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長嶽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

潮州大顛和尚法嗣二人見一人錄

漳州三平山義忠禪師漳州薯山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二人見錄

僊天和尚 福州普光和尚

行思禪師第一世

石頭希遷大師端州高要人也姓陳氏母初懷妊不喜葷茹
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鄉洞獠民畏鬼神多
淫祀殺牛醜酒習以為常師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
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六祖大師度為弟子未具戒屬
祖師圓寂稟遺命謁于廬陵清原山思禪師乃攝衣從之緣會
師章叙之一日思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

師章叙之

一日思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

不云云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遮裏去終不少他事思甚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荐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一日上堂曰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僧從什麼處來僧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僧曰見師乃指一椽柴曰馬師何似遮个僧無對

舉似馬大師馬曰汝見椽柴大小僧曰勿量大馬曰汝甚有力僧曰何也馬曰汝從南嶽負一椽柴來豈不是有力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大顛問師古人云道有道無是二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个什麼師却問併却咽喉脣吻道將來顛曰無遮个師曰若恁麼即汝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問如何是禪師曰碌搏又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答各於本章出焉師著參同契一篇辭旨幽濬頗有注解大行於世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受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端廣闡玄化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並湊二大士之門矣貞元六年庚午十二月二十五日順世壽九十一臘六十三門人建塔于東嶺長慶帝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行思禪師第二世

前石頭希遷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人也姓張氏神儀挺異幼而生知長而神雋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誓烹損減飲膳日才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爲勇猛或風雨昏夜宴坐丘塚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禪師受心法服勤五載唐大歷中抵鍾陵造馬大師重印前解法無異說復住二夏乃謁石頭遷大師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石頭曰我遮裏無奴婢離个什麼曰如何明得石頭曰汝還撮得空麼曰怎麼即不從今日去也石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石頭曰我早知汝來處曰師何以賊誣於人石頭曰汝身見在曰雖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石頭曰汝道阿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

於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罄殫其迹後卜于荊州當陽柴

紫山五百羅漢翔之地也學徒依附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

時崇業寺上首以狀聞于連帥迎入城郡之左有天皇寺乃

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寺僧靈鑒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

為化主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舁而至遂居天皇時

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

貴賤皆坐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于此席

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僧曰爭奈學人

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僧曰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

處師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衆問

疾師驀召典坐典坐近前師曰會麼對曰不會師乃拈枕子

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

于郡東

京兆尸利禪師初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石頭曰汝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石頭曰汝還會失却麼師乃契會厥旨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初習儒學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一禪客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客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才見馬大師以手托幞頭額馬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南嶽還以前意投之石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剡佛殿前草至來日大眾諸童行各備鋤鏝剡草獨師以盆盛水淨頭於和尚前胡跪石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法師乃掩耳而出便往江西再謁馬師未參禮

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師馬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馬師問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馬云石頭路滑還躓倒汝麼師曰若躓倒即不來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和尚爲莫逆之友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焚之人或譏之師曰吾燒取舍利人曰木頭何有師曰若爾者何責我乎師一日謁忠國師先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即在不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亦覷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鞭侍者二十棒遣出後丹霞聞之乃云不謬爲南陽國師至明日却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云不用不用師退步國師云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云不是不是師遶國師一匝便出國師云去聖時遙

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還難得

師訪龐居士見女

子取菜次師云居士在否女子放下籃子斂手而立師又云居士在否女子便提籃子去元和三年師於天津橋橫卧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給米麩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言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令齊靜方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以奉事三年間玄學者至盈三百衆構成大院師上堂曰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邀得更說什麼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和尚亦只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譚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什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趁逐什麼物不用經不落空去今時學

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
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
迦即老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
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爲生無事珍重 有僧到參於山下見

師乃問丹霞山向什麼處去師指山曰青鞞地僧曰莫只
遮个便是麼師曰真師子兒一撥便轉 師問僧什麼處宿

云山下宿師曰什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梨

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長慶舉問保福將飯與人喫感
恩有分爲什麼不具眼保福云

施者受者二俱瞎漢長慶云盡其機來又作麼生保福云道
某甲瞎得麼 玄覺微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爲復自用家

斯師以長慶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告門人曰備湯沐吾欲行

矣乃戴笠策杖授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壽八十六門人斲

石爲塔敕諡智通禪師塔號妙覺

潭州招提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姓歐陽氏年十三依鄧

林寺摸禪師披剃十七遊南嶽二十於嶽寺受具往虔州龔
公山謁大寂大寂問曰汝來何求師曰求佛知見曰佛無知
見知見乃魔界汝從南嶽來似未見石頭曹谿心要爾汝應
却歸師承命迴嶽造于石頭問如何是佛石頭曰汝無佛性
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石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
爲什麼却無石頭曰爲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後住梁
端招提寺不出戶三十餘年凡參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

性其接機大約如此

時謂大
朝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石
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石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然省悟
住後有僧來參師乃召曰上坐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師
何不鑒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

時謂小
朝禪師

澧州藥山惟嚴禪師絳州人姓韓氏年十七依潮陽西山慧

照禪師出家唐大歷八年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乃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豈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即謁石頭密領玄旨一日師坐次石頭覩之問曰汝在遮裏作麼曰一切不爲石頭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爲也石頭曰汝道不爲个什麼曰千聖亦不識石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石頭有時垂語曰言語動用勿交涉師曰不言語動用亦勿交涉石頭曰遮裏針劄不入師曰遮裏如石上栽華石頭然之師後居澧州藥山海衆雲會

廣語見別卷

一日師看經次栢巖曰

和尚休猥人得也師卷却經曰日頭早晚曰正當午師曰猶有遮个文彩在曰某甲無亦無師曰汝大殺聰明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尊意如何師曰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師與道吾說茗谿上世爲節察來吾曰和尚上世曾爲什麼

師曰我痿痿羸羸且恁麼過時吾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
展他書卷石霜別云書卷不曾展院主報打鍾也請和尚上堂師曰

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只是枉披
袈裟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遮个眷屬

師見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旣不教
根生大衆喫什麼師曰汝還有口麼無對僧問如何不被諸

境惑師曰聽他何礙汝曰不會師曰何境惑汝僧問如何
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諂曲曰不諂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
有僧再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呵曰前也是常坦後也
是常坦一日院主請師上堂大衆才集師良久便歸方丈

閉門院主逐後曰和尚許某甲上堂爲什麼却歸方丈師曰
院主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又爭怪得老僧

師問雲巖作什麼巖曰擔屎師曰那个底巖曰在師曰汝來

去爲誰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謗他師曰

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師坐次有僧問兀

兀地思量什麼師曰思量个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

量師曰非思量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

身紅爛卧在荆棘林中汝歸何所僧曰恁麼即不歸去也師

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个休糧方僧曰便請師曰

二時上堂不得敲破一粒米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未

開口時喚作什麼師見遵布納洗佛乃問遮个從汝洗還

洗得那个麼遵曰把將那个來師乃休長慶云邪法難扶

麼道在賓在主眾中喚作洗佛語亦云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僧問曰學人有疑請師

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閣梨決疑至晚閒上堂大眾集定師

曰今日請決疑上坐在什麼處其僧出眾而立師下禪牀把

却曰大眾遮僧有疑便托開歸方丈玄覺云且道與伊決疑否若決疑什麼處見決